

第三卷

黄河春秋

劉鄧大軍征戰記文學編

乙丑年首書題



刘邓大军征战记文学编

第 三 卷

黄 河 春 秋

陈斐琴、刘备耕、王枫林
汪德荣、杜炳如、周承术
主编

军事译文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七月

黄河春秋

*

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巨山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4⁷/₈。字数348,000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319·18 定价：2.85元

風雪大別山

一九三二年秋，在鄂豫皖蘇維埃政權時期，紅軍在鄂豫皖邊境，與國民黨軍隊激戰，在風雪交加的大別山，紅軍戰士們英勇奮鬥，誓死保衛祖國領土。



风雪大别山 (中国画)

石齐作

目 录

- 刘邓大军征战记文学编序.....任白戈 (1)
- 老师和长者.....李普 (3)
- 守门员.....李普 (12)
- 统帅与士兵.....胡征 (20)
- 铁壁困敌克古城.....李大清 (27)
- 三出陇海**.....葛洛 (43)
- 掀开地狱之门..... (43)
- 进入被解放的汤阴城..... (47)
- 马廖营战斗..... (50)
- 跨过陇海路..... (53)
- 强渡黄河.....胡征 (57)
- 拔了庄稼又逼粮.....胡征 (60)
- 羊山的夜和黎明.....杜炳如 (63)
- 江苏坝保卫战.....苏通 (71)
- 民兵远征队.....李书文 (79)
- 战斗在黄河铁桥南端.....任应 (90)
- 红花集**.....柯岗 (103)
- 他懂得了为什么..... (103)
- 战地重逢杨轻公..... (106)
- 铡上的血..... (109)
- 这里埋着一个卖国贼..... (112)
- 毒贩兴家图..... (114)
- 汤阴攻坚战目击记..... (116)
- 老河口一瞥..... (119)

红军的妈妈	(121)
走向前线	曾克 (123)
走向前线	(123)
登上城头	(134)
歼灭	(138)
攻心战	(143)
女工	(148)
无敌的力量	曾克 (152)
我看见了战争 (短诗集)	胡征 (162)
战汤阴 (报告诗)	胡征 (179)
二出陇海 (组诗)	田兵 (189)
黄河浪头 (长篇叙事诗)	田兵 (241)
任务	卢耀武 (347)
牵“黄龙”	李庆斋 (356)
还账	胡征 (363)
战斗在敌人的战略要线上	冯牧 (369)
战斗在敌人的战略要线上	(369)
洛阳英雄连	(381)
打开洛阳的门户——周公庙	(384)
攻进洛阳城	(386)
二〇六师最后的毁灭	(389)
英勇的南平集阻击战	冯牧 (391)
大杨湖战后巡记	杨恬 (398)
人民的功臣时来亮	冯牧 (402)
曾经是奴隶的英雄	冯牧 (416)
王克勤	武效贤 (437)
不倒的旗杆	胡征 (466)

刘邓大军征战记文学编序

任 白 戈

刘伯承、邓小平同志共同统率和指挥、历时十三年之久的这支部队，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历史时期。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刘邓是两双肩膀挑一副担子；时而换肩，时而分担，同心协力、亲密无间地统率和指挥这支英雄的部队，后来在历史转折时刻，就形成“刘邓大军”这个称呼。

这支部队发轫于鄂豫皖，点燃抗日的烽火于太行山上，而延烧到冀南、冀鲁豫和太岳，长期处在晋冀鲁豫这块四战之地，发展壮大成为四战之军。在解放战争中，它逐鹿中原，决战淮海，行进在百万雄师过大江的行列；它经历了八千里路云和月，席卷西南，远戍云南和西藏边疆，把五星红旗插在了红河之滨、喜马拉雅山上。

这支部队多燕赵健儿，打了许多胜仗，养成了英勇善战、艰苦朴素和纪律严明的作风，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同时，这支部队在革命战争中也产生了大批的作家和业余作者并吸引了各方面的作家来写它。这些作家和业余作者的作品，以巨大的热情反映和歌颂了人民革命战争，塑造了众多的人民和人民军队的英雄形象，曾经起到过鼓舞斗志、团结自己、克敌制胜和丰富战时军民精神生活的历史作用。

编入《刘邓大军征战记文学编》各卷中的作品，有从前的旧作，也有后来的新作。从前的作品大都发表在军队内部的报刊上或编印成小册子，其中有的曾在社会上发表或出版过，但从未集

中汇编成书。今天这些旧作和新作都成了革命战争历史文学宝库中的财富，它既有文学上的鉴赏价值，可以丰富我们老、中、青三代人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精神生活；又有历史价值，有助于我们重温人民革命战争的历史，以发扬英勇奋斗的作风，启迪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勇敢精神和计谋才智。因此，今天把这些作品汇编成多卷的文集予以出版，就十分必要了。

我们高兴地看到这部既具有群众普通读物性质又具有文献性质的多卷文集，在我们社会主义祖国日益兴旺的光景下和广大读者见面。

老师和长者

——《元帅和“师长”》之一

李 普

一九四六年冬天，一个不曾预期的机缘把我带到了刘邓大军，十一月二十一日第一次访问了刘帅。然后作为随军记者，在刘邓部队留了下来。

十一月间，我和沈容从南京乘军事调处执行部的美军飞机到北平，原定的目的地是陈帅领导的华东解放区。那年一月十日国共两党签订了“停战协定”，成立了有美国政府代表参加的“三人小组”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我在一月间由重庆到达北平，曾几次乘执行部的美军飞机往返于华东一线，先后访问了临沂、胶东、苏北，因此决定再到那里去。

不料，到了北平以后，我们才知道美军飞机已经停止飞往华东，只剩下最后一次到邯郸的飞机。本来，这时候美帝国主义已经帮助蒋介石完成了“剿灭”共产党的军事部署，因此最后揭下了在国共两党之间斡旋和平，进行军事调处的假面具^①。

但是，在美国建议之下组成的这个军事调处执行部中，美方收场的行动如此之快，却还是出乎我意料之外。

我们只得先到邯郸，准备由陆上从晋冀鲁豫解放区走到华东去。

^①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一九四九年七月三十日致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中说：“实际上马歇尔元帅在一九四六年秋撤回了他协助和平解决内战的努力，但是他仍然留在中国，直到一九四七年元月政府和共产党之间争论的焦点之一即召开国民大会为中国制订一部新宪法并结束训政时期问题为止。”转引自廖盖隆著《全国解放战争简史》，第81~82页。

日本投降以后，邯郸曾经是晋冀鲁豫解放区的首府。我到邯郸的时候，晋冀鲁豫中共中央局和军政领导机关又搬回了农村——太行山东麓的冶陶镇，属河南省武安县，在邯郸西侧约六十公里。我到了冶陶，从中央局听说前方马上又要打大仗。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我当然首先去抓这条大新闻。

我们跟着运送弹药的大卡车，在大雪纷飞之中到了刘邓野战大军总部。

果然，一次新的战役已经打响了。这就是滑县战役，又称为濮（阳）滑（县）战役。

刘伯承司令员不在总部，正在前方指挥作战。他同意我们到他的前线指挥所去访问他，那是在抵近战场的地方。

这次采访是不期而遇，我事先毫无准备。我们党的许多高级领导人和高级将领，大多充满传奇故事，为人们津津乐道。而那时我对刘帅的经历，仅仅知道在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和后来红军的长征中，他是总参谋长。此外，日本投降以后，他指挥晋冀鲁豫军民打了两次大胜仗，两个月之内粉碎了蒋介石的两次大规模进攻，对于当时国内形势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这点，我和当时重庆新闻界某些人一样，倒是多少注意到了的。

第一次是上党战役。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为了抢夺胜利果实，向各解放区大举进攻，九月间蒋介石命令阎锡山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腹地的上党地区，刘伯承将军在九、十月之交当头一棒，全歼了他十三个师，共三万五千多人。那时候毛主席、周恩来同志正在重庆和国民党谈判和平，这才迫使蒋介石同意在十月十日签订了“国共两党会议记要”。这个被称为“双十协定”，以“坚决避免内战”为核心的文件，实际上是这样打出来的^②。

^② 毛泽东主席高度评价了上党战役：“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055页。

第二仗是平汉战役。平汉铁路贯穿于晋冀鲁豫解放区。蒋介石极力要占领华北，抢夺东北，必须打通平汉铁路。因此，他在这里下的本钱最大，晋冀鲁豫解放区又首当其冲，在十月间爆发了平汉战役，刘邓大军激战十天，全歼蒋介石两个军共两万三千多人，同时争取了高树勋将军一万多人起义。

蒋介石又一次全军覆灭，这才迫使他认识到自己还没有准备好，只得再施权宜之计。这样便出现了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签订的两党“停战协定”，出现了“三人小组”和“军事调处执行部”，然后出现了大约半年之久的国内和平。

我们当然不能说当时形势的这种发展，全是刘邓大军这两仗打出来的。这种形势的出现，还应当归功于其他解放区军民的胜利，特别是首先应当归功于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和决策。但是刘邓大军处身于自古以来号称“四战之地”的这个重要的战略位置，使它承受了当时最大的压力，迫使它打了整个解放战争中最初的两次大仗，从而对当时形势的发展，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在前往刘邓大军野战总部的途中，我模模糊糊、断断续续地想的是，这位功勋卓著，叱咤风云的刘伯承将军，究竟是怎样一位人物呢？我想像不出来。几个月前，我随军事调处执行小组到了临沂，见过陈毅将军，他器宇轩昂，豪气吞云，才华横溢，谈笑风生。刘伯承将军是否也是这样的呢？

我们到了总部，政治部的几位部长，不待我们发问，很自然地便向我们介绍起来。他们都称他为“师长”，或者“我们刘师长”。远在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后，为了推动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三个师，刘伯承将军是一二九师师长。这些我是知道的，但是现在他早已不是师长了。他的老部下、老红军、民运部长穰明德同志向我解释说：“现在再这样叫，意思不同了。

‘师’是老师，‘长’是长者。”又说：“刘邓两位首长对部队要求都很严格，威信都很高。但是刘师长和蔼可亲，象位老妈妈，大家

听从他、尊敬他、爱他，却不怕他。”

这样，我第一次见他，也叫他“师长”。最初，显然是受了同志们中间那种气氛的感染，同时大概也多少带有入境随俗的意味。但是经过这次访问，我就深深感觉，对我们革命队伍中这位老前辈，没有更贴切的称呼了。越到后来，我对这点体会越深，至今回想起来更是这样。

摄影记者高帆同志领我们夫妇俩前往刘师长的前线指挥所。从野战军总部出发，小吉普车的行程约近两个小时。

那是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下午，是滑县战役的第三天。这次战役历时四天，共计歼灭蒋军两个旅，一万一千八百多人，其中生俘旅长杨显明以下八千多人。

刘师长的前线指挥所设在一个小村子里。我们走进村边他的临时办公室。大概是刚下过雪的缘故，房间不大却很敞亮。他站起来迎接我们。屋里生着一盆炭火，他叫我们一起围炉而坐。

那年他五十四岁，在全军各级领导人中，年事最长。他身材略高，微胖，显得很结实，比我从照片上看到的和想像中的形象年轻得多。他穿着一套崭新的蓝布棉军装，戴着棉军帽，动作矫捷而又稳重，果然器宇不凡，显出大将军的风度。他戴着眼镜，我看清他的眼睛，只见他脸上堆着微笑。这是那种慈祥的微笑。

这种慈祥的笑容一下子把我吸引住了。我毫不感到生疏，毫不感到拘束，竟象见到了自己家里的长辈一样。沈容的反映尤其如此。我们竟没有很快提出事先拟好的问题，却象向家里的老人那样诉说起自己的心事来，说：我们是第一次上战场，不懂得军事，不知道打仗是怎么回事。后来谈话转入正题，当他回答我们提问的时候，我们又冲口而出，问了一些很可笑地外行的问题，他一面不厌其烦地解答，又一再微笑着鼓励我们说：“不要紧，慢慢来，有许多事到现场一看就明白了。”他那语气使我感到他十分体贴人。——当他鼓励你的时候，也不着痕迹。

我们第一个问题是请他谈谈这次战役。这样很自然地说到

当时的整个形势。

一九四六年上半年那将近六个月的和平时期，蒋介石在美国政府特使马歇尔元帅全力支持之下，抓紧时间积极调兵遣将。六月间，他认为已经部署完毕，首先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揭开了全面内战的序幕，迫使李先念将军突围到豫陕边境。蒋介石得意洋洋，又公然撕毁前段各党派达成的政协协议，于八月十三日宣布在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按照政协协议，国民大会应该由各党派组成的联合政府召集，而不能由国民党一党政府召集。为了施放和平烟幕，并且点缀这个所谓的“国民大会”，蒋介石在十一月八日颁发了一个停止冲突的命令：“自十一日正午十二时起，全国军队一律停止战斗，各守原防。”恰恰在这个所谓停战令应当生效的第二天，十一月十二日，蒋介石军队侵占了晋察冀解放区的首府张家口。特别露骨的是，几天以后，十一月十七日，他的军政部长陈诚在北平又一次向中外记者宣布：在军事上消灭中共完全有把握，“三个月至多五个月便能解决”。正是在这个时候，滑县战役爆发了。

刘师长说：蒋介石一面下命令于十一月十一日中午起停战，一面密令他的部队侵占滑县一带，并继续前进，相机侵占濮阳。

“这是偷儿行为”。他说：“他想以他的停战令麻痹我们，可是我们不上当。他越下令停战，我越当心他吃我。对蒋介石这种人，鲁迅的‘推背图’说得好，他说什么话，你要从反面想。”

他告诉我们，在这次消灭的杨显明一〇四旅旅部，缴获了蒋介石的一个密令，命令他的部队在停战令以后继续进攻，但是严禁发表新闻。后来我们看到了这个题为《停战令颁发后宣传指导及控制计划》的“极机密”文件。在《指导要领》中说：“自本（十一）月十一日后，我军如有新占领的据点，不得发表。如我军被袭击时，则应迅速发布，并相机扩大宣传。”刘师长在谈到这个密令的时候，又一次说：“对蒋介石，你不能以人情常理来推断他。他就是不做人的事。你要学《推背图》。”我在当晚关

于这次访问的报导中写道：“这时候，这位老革命家的表情是很复杂的：有勇者的愤慨，智者的鄙夷和仁者的热忱，热忱地教人不要上当。”这次访问距今已近四十个年头，他那种表情给我的印象如此之深，至今依然历历如在眼前。

近年来，我对这位老师和长者的一生，对他的事业和品德，了解得多了一些。这位伟大的革命军事家，首先是一位大仁者。他爱祖国，爱人民。作为一位大将军，他爱兵。他的几位老参谋回忆：每次指战员伤亡的统计，都使他十分难过，多次看见他一个人低着头，久久地默默不语。一九四二年他满五十岁的时候，朱德总司令写了一篇《祝刘师长五十寿辰》的文章，文中说：“他具有仁、信、智、勇、严的军人品质，有古名将风，为国内不可多得的将才。”这五个字，是两千多年以前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军事家孙武首先提出来的为将的条件，对后世影响很大，为历代许多军事家所引用。《孙子兵法》中说，将领如果不具备“智、信、仁、勇、严”这五个条件，就不能打胜仗。朱总司令在评价刘师长的时候，也引用了这五个字，却调动了次序，把“仁”提到首位。这两位伟人早年相识，后来生死与共，交谊深厚，不愧是知己。

在那次访问中，刘师长回答了我们所有的问题。他详细解说了那次战役的经过和战略上的意义，评论了蒋介石——他的战略战术，他的为人，他在政治上、军事上致命的弱点，阐明了我党我军必胜的依据。

他说：蒋介石的致命之点在于出卖祖国，压迫人民，“而现在已是人民的时代”。“无论哪一国的军事学说，都认为守备兵力都必须大大小于机动兵力。比如说吧，一比九，已经太多太多了。你要卖国独裁专制，人民已经晓得反抗，你就一定得加强守备兵力才能控制。第五军、第十一师这样的完全美械部队都只好拿来守备，未免太不合算。”“他们对我们有三怕：一怕夜战，二怕野战，三怕白刃战。白刃战是士兵们不愿干，夜战野战呢，怕

士兵们跑，士兵都是抓丁来的。”“他把军队集中到前线来，后方空虚怎么办？老百姓发生民变怎么办？”而我们，坚持民族独立，坚持和平民主，实行耕者有其田，“农民都起来了，踊跃当兵进行爱国自卫战争，这就是制胜的根据。”

关于城市的得失，这是当时全国人民普遍关心的问题，他说：“这是很简单的算盘。比如，他拿一百五十个旅，我拿一百五十个城，一个换一个。等到我把他那一百五十个旅消灭完了，这一百五十个城不还是我的！”

对于所有这些重大的、复杂的，有的很抽象，有的很专门的问题，他都讲得十分简明形象，生动有趣。他语言丰富，谈笑风生，上下古今，挥洒自如，使我们听得入了迷。他说一口浓重的四川话。四川土话常常随口而出，象他随口引用鲁迅的文章一样。他说这次蒋介石用的是“乌龟战术”，我们的打法是“猛虎掏心”。“这种乌龟战术即所谓步步为营，另外还有一套是并进长追。内战以来，他打我们就是这两套东西。”“总而言之，这一套吃了亏换那一套，那一套吃了亏又换这一套。有时候两套都带一点。这就是所谓‘翻过来牛皮楂，翻过去楂牛皮。’”这是一句四川土话，和蔼的老人和我们一起大笑起来。

他那样熟悉鲁迅，使我很吃惊。他几十年来戎马倥偬，何况早在二十四岁的时候就在讨袁战争中失去了一只眼睛。后来才知道，他治学勤谨，在征战中照样手不释卷。他对中国的旧学很有根底，早年从军，熟读《孙子兵法》。三十多岁到苏联留学军事，经过苦学，学通了俄文。几十年来，日复一日，从孙子到拿破仑和苏沃洛夫，从古代战史到中国革命战争和苏德大战，他作过深刻的研究，了如指掌，著译很多。这些，我当时几乎全不知道。因此这次访问以后不久，有一天我对邓（小平）政委说“啊，刘师长原来是知识分子！”邓政委立即以他那特有的敏锐和斩钉截铁的口吻回答道：“啊？！大知识分子！”他睁大了眼睛，显出十分惊异的神色，特别着重那个“大”字。显然，他对我的无知比

我对刘帅的博学更吃惊。

我们那次访问将近三个小时。虽然刘师长谈兴很浓，毫无倦意，但是暮色已降，我们不得不告辞。临别的时候，他又对我们这两个新兵叮嘱道：“现在你们先去吃饭，然后抓紧时间睡觉。在部队里，叫你们吃饭就赶快吃饱，叫你们睡觉，就赶快睡觉，因为不知道下一顿饭和下一次睡觉在什么时候。”当晚我在菜油灯下写了第一篇稿子，睡下不久，果然半夜里就被叫起来，出发到战场去。为了避免蒋军空袭，必须在夜里走。越临近战场，越要当心。

访问了战场，当天我们就回到野战军总部，继续写报道。我们是随政治部行动的。我写完稿子的第二天，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将军带领我们到司令部去，那是在另一个村子里，相隔不到一里路。

这时，刘师长也已经回来了。

邓政委要我们留在这里工作，不要走了。我一时转不过弯子，说了一些原来决定去华东的理由，说得乱七八糟，语无伦次，最后竟说到这是周恩来同志决定的。我们离开南京之前，恩来同志分别和我们几个记者谈话，问我愿意到哪个解放区，当面认可我再去华东。

邓政委笑着说：“那好办，我们马上打电报去请示恩来同志。”我依然转不过弯子来，便说：我们的组织关系都转到华东去了。邓政委又笑着说：“那更好办，我们给你们要来就是。”

我沉默着，暗自思忖怎么样再说才好。

刘师长一直微微含笑地看着我。这时候，他说话了，我注意到他收敛了笑容，但是神色慈祥，语气深沉。他说：“李普，留下来吧。我们这里知识分子太少。华东靠着上海，知识分子多。我们这里十分需要知识分子。”

这样，我们就在刘邓大军留了下来。

后来我常常回想：这个意外的机遇，是我很大的幸运。特别是刘师长那段话和说那段话的神情，无数次地在我脑子里跳出来，每次都使我忽然之间热泪盈眶。

一九八五年八月于烟台养马岛